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詳校官中書

臣

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釋道部一

釋上

運轉亡已天地密移

列子弼熊曰一一一一一
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

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
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
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
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
俟至後知注世皆當作生按此即楞嚴觀河之謂又按
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

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
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湮沒而
辭而闕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真呂伯彊
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傳奕云
蠟兒幼夫摹擬莊老宋宋祁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
人之謫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爲釋氏
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
本橫行梵字譯爲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篇句也
顧嘗詳讀內典參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
仲豈所爲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遭秦湮沒之說信歟抑
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
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
篇而每語各著**未始出吾宗**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其所以同者焉

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
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卿焉而以道
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謔子之先生死
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
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
詎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
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我
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
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
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汎水之潘爲淵雍
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
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一一一一吾與
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
爨食糝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怫然而封戎壹以是終按酉陽雜俎曰相傳云一公初
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
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剝末也
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赤作
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
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
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
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
而知矣又詵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
責之曰僧何爲俗入囂湫處詵微瞋亦不答又云夫立

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說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剎
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
寂諸佛從是出也又按大藏振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
宅寺慧忠國師肅宗待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
云得他心慧眼勅令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
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
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
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
糊獼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此數公案皆與季咸相壺
子一例段成式亦云恐諸書皆點竄列子事也

濕灰

見上

地文

見上

杜德幾

見上

灰然

有生

見上

天壤

見上

杜權

見上

善者幾

見上

太沖莫朕

見上

衡氣幾

見上

茅靡波流

見上

視聽不用耳目

見上

列子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

聖人曰非孔子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一一一一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已知而已矣按

視人如豕視吾如人

龍叔

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一一一一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

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注文摯春秋時宋國良醫

按此即吾手何如佛手

吾脚何如驢脚之說也

廢而任之

列子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

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得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一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

其間乎按此即貴捨生而又禁自賊其生之旨也坐脫立亡於師有分祖師的的意未夢見在謂其不能廢而任之

秋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天

莊子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

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按芥子須彌閻浮衆葉此其義也心齋莊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按此即禪那波羅蜜也日觀水觀皆聽之以氣俾道集於虛也惟道集虛上見以無知知者莊子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按此即邦落第八喪足猶遺土莊子物視其所一識方得真實諦之旨也

其一一一也按釋

縣解火傳

莊子老聃死秦失弔

氏所以截體稱髓也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
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
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
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指窮於爲薪——
——也——不知其盡也按此即列子廢而任之謂也安時處
順猶云廢而任之現在如來也縣解火傳過去與未來

也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莊子——————————
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

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
其天按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至此則五波羅蜜已究竟
而般若波羅蜜在其中圓而通
之則形情多忘而有無胥泯也
脩然而往脩然而來
莊子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

之謂真人按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乖其斯之謂歟

尊足者存莊子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全之也按截指豎指尊指者萬化而未始有極莊子特

存也斷臂求道務全尊臂也

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又所爲下地獄即下者可勝計耶按即狗子皆有佛性又所爲下地獄即下者

也外物外生朝徹見獨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

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

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

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

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

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

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

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

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外已

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詎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按外物外生朝徹見獨則戒定慧之義也副墨以下云云者則實無所得不可思議之謂也

無爲首生爲

脊死爲尻

莊子子杞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以——以——以——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杞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

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
 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
 以爲難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
 因以求鶚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
 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
 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
 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
 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
 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
 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鏐鄒大冶
 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
 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

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按無爲首生爲
脊死爲尻究竟此義則常樂我淨矣由是而充之以至
於雞彈輪馬鼠肝蟲臂則蛤中一佛二菩薩勿第作感
應因緣觀也又按羅大經鶴林玉露曰禪家有觀白骨
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
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
矣余觀莊子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此求時
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
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
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
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輪馬鼠肝蟲臂

見上

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甕

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

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莊子曰一一曰何其下耶曰一一曰何其愈下耶

曰——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無言莊子言——終

溺按如何是佛乾屎橛辭旨皆合身言未嘗言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按此即擊地公案西方之教文中子或問佛子曰聖人

也中金人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

國則泥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破得休

屠王祭天——注正義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

以爲祭天主也按魏書釋老志云金人率長丈餘不祭

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身毒史記大宛傳大夏東南有

則佛道流通之漸也一國注索隱曰身音乾

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萬震

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

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

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

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

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

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一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四熟留役馳馬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思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像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象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没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

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
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
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姑
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
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
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
於此今袈裟衣是也天地之中上乳有青色爪赤如銅上墮地能

行七步

見上

二龍吐水

見上

阿輸迦樹

見上

阿耨達山

見上

恒河

見上上忉利天爲母說法

見上

牛頭旃檀像

見上

上天青梯

見上

梯入地盡佛法滅

見上

耆闍崛

見上

福田衣

見上

設華蓋以祠

後漢書桓帝紀

浮圖老子注浮圖

今佛也

此但革囊盛血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

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

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

不三宿桑下

見仁祠

後漢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遊俠交

通賓客晚而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

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助伊蒲塞桑

門盛饌

見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

後漢書西域傳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

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

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理絕人區事出天外

後漢書西域傳論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

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

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

神迹詭怪則一一一感驗明顯則一一一而騫超

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

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

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

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

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己雖鄒衍談天之

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

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精文善

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精文善

法見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

見上白淨王摩邪夫

人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

天爲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

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

中與我爲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毗羅城

一一一一一可爲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

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

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

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命阿難及諸

人等司生爲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

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

生多所

利益也舒五指爲五師子兒後漢書西域傳論注涅槃

佛以慈善根力一一一遂一一一爾時醉象惶

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宛其兩

目棄入阬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

陀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

如雪山吹藥見上四大海水入一毛孔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以

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按國界本作世界唐人避太宗諱改斷取三千大千國界擲過恒河沙國界外見上

五百寶蓋合成一蓋徧覆大千

後漢書西域傳論注維摩經曰爾時毗邪離有

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一長者子俱持七寶蓋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

等

維摩丈室

見上

須彌山入芥子

見上

浴佛

吳志劉繇傳竿融督廣陵彭城

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

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

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

立精舍殿內

晉書孝武帝紀帝初奉佛法

諸沙門以居之五誠爲教

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

腹孔出光照於一室

晉書佛圖澄傳善誦神呪能使鬼神一旁有一一常以絮塞

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

腹中洗臟腑上鉢生青蓮花

晉書佛圖澄傳勒名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

之須臾一中一光色勅龍取水晉書佛圖澄傳

曜日勒由此信之按勒石勒襄國城塹水源

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

當一一一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

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注然微流有一

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

大至隍相輪鈴音晉書佛圖澄傳劉曜遣從弟岳攻勒

塹皆滿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

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

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

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

曰一一一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

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

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臘

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

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

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

見上

麻油研

掌粲然有輝

見上

取楊枝沾水灑呪遂蘇

晉書佛圖澄傳

勒愛子斌暴病

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効乎乃令告澄澄

起矣因此一五明

晉書鳩摩羅什傳博覽一諸論及

符契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

晉書鳩摩羅什傳與嘗謂羅

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

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

舌不爛

晉書鳩摩羅什傳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減形碎惟

灌佛

宋書劉敬

宣傳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

鹿野靈鷲堅固菴羅

宋書

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

謝靈運傳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

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

善成欽一一之華苑羨一一之名山企一一之貞林希

一一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

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證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

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注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

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

今旁林藝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

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招提見

坐處也所謂息肩證王香積事出維摩經招提上

證王

贈席香積惠餐

見

麗塔

宋書謝靈運傳謝一一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

果甘露

甘露道場

見

觀

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

宋書

於道場

謝靈運傳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

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

早注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按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各造其極也梵書謂之檀波羅蜜尸羅

波羅蜜羣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散華霏麤流香飛越

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散華霏麤流香飛越書謝靈運傳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

鼓即響頌偈清發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啟善趣

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慝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得道應須慧業

宋書謝靈運傳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顓曰

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誦經千遍免刑

宋書王元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謨傳上大

舉北征以元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
斌節度元謨向礪礪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麾
下散亡畧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始
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
遍明日將刑誦之

因造前定果報指期

宋書顧覲之傳

方策

草腐人天

宋書周朗傳自釋氏

一貧豪莫差修天無爽
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
修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
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
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
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
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
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藝
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

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習慧東

誠上立頓悟義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宋世名僧有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

門法大弟子幼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

白學黑學

宋書天竺迦毘

黎國傳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

曰有一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

何負於殊論哉有一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

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爾又釋迦開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

生不足勝其化敎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

不羣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

兼外內學

見

泥洹

長歸法身遐覽

見

鬪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

宋書

天竺迦毘黎國

傳元嘉中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
爲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

多出新經見重內學

宋書天竺迦毘黎國傳
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

行苦節有精理於京都

賦食行水躬親其事

齊書

王子良傳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

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

或爲失宰相體

世頗造經唄新聲

齊書

竟陵王子良傳招

致名僧講論佛法

盛江左未有也

誦經感夢見優曇鉢華

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

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
前——世祖爲——子良按佛經宣旨使

御府以銅爲華
插御牀四角

三宗

齊書周顒傳顒音辭辯麗出言不
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

長於佛理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
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
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
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
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
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
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
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
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真
實行道第一功德

見周妻何肉

齊書周顒傳時何氏亦精信佛法無妻妾
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何氏顒曰三塗八

布衣禮佛長齋一法華一自一佛一
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
探機扣寂以大苞

小齊書高逸傳論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

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

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

也一一一一有感必應一一一一無細不容若乃儒家

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從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

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

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

連環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

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

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

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

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

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鵠從橫之教所貴權謀天日連環

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斛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

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於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稷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譬釋理慈悲常樂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

見上 前因後果

見上

他通

見上

刃樹劍山焦湯猛火

見上

授子捐

妻在鷹庇鴿

見上

一音萬斛四辯三會

見上

鬱單稷稻已異

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

見上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

見上

四

部無遮大會

梁書武帝紀輿駕幸同泰寺設

乞受菩薩戒

梁書江革

傳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

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一一一一按江革爲魏元延明所執不屈故云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見

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

梁書王規傳褒著幼訓以誠諸

子云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一一一一斯雖爲

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

之志也按

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

梁書滕曇恭傳每至忌日思慕不自

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

家人大小咸共先燔鬢髮

梁書劉勰傳勰爲文長於佛禮拜久之乃滅先燔鬢髮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

請總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

慧鹿趨鳥集

梁書何氏傳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時

常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乃伏而不動又有異——如鶴紅色——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之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蓋在般若寺見一僧授以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及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明珠柱放光——見心力勇猛能精死生——

今以褒美之

明珠柱放光

上

心力勇猛能精死生

書

劉歊傳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隱

居學道清淨登佛

見上

環繞禮懺六時不輟

梁書庾詵傳晚年以後尤

遵釋教宅內立道場

一一一一一一

誦法華經每

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

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

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

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

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見上

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

見上

育王像

梁書扶南國傳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

於光處拈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還至

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

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

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像世於海口忽見有銅

花跌浮出水上像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

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

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
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
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一一造一來至
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當一夜俱
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
見像噓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
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
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
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跌先有外國書莫
有識者後有三藏耶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
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宅
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四閣等窮於輪奐焉
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
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轉坐放光回身西向

見阿

育王爲第四女所造

見

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

梁書扶南

國傳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
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
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
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一一一一一
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髮
成蠡文上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

梁書扶南國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

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一一一一役鬼神一一一

一一一此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琳尋

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于舊處建立焉晉

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

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

元九 years 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

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

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

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
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
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悟因此
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
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
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
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
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
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
尚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
昔人所捨金銀鏤釵釧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
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
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
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至其月二
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尋大會大赦天下是日
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

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設無尋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十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尋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鏤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于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鄧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

法身常住湛然不動

見師子國王像

梁書師子

國傳晉義熙初始遣獻王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習成實論義

陳書王固傳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

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一一而于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

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魏人以羊跪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拜上一鱗不獲

見黃金勝地陳書江總傳奉盛德之鴻

之舊圃成一喜園樂樹

陳書江總傳爾乃野開靈塔地築禪居一一迢遞一一扶疎經

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斲如

持戒振錫度影甘

疏

上見

四辯三乘十纏五惑

陳書江總傳幸避地而高棲
憑調御之遺旨折一之微

言悟一之妙理遣一之塵滓

龍樹創源提婆揚旨

陳書傳

一一其一一除內學之偏見
一一其一一蕩外道之邪執

松枝代塵

陳書張譏傳後
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譏監義時索塵
尾未至後主勅取一一手以屬譏曰可一一尾顧謂羣

臣曰此即是
張譏後事

得果

南史到溉傳及卒顏色如恒手
屈二指即佛道所云一一也

既有

敘勲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

南史陸厥傳時有王斌者
嘗弊衣于瓦官寺聽雲法

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
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藪似隊父唐突

人因命驅之斌笑曰一一不爲動

分身易所

南史陶隱君
傳時有沙門

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
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
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
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
兆識他心智一日中一一遠近驚赴所居噂沓齊
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既而
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是辟支佛牙魏書宣
景明四年夏四月庚寅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
南天竺國獻一一練行尼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
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
書慰以敘哀情及車駕還洛思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
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
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
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
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一一後終于瑤光佛寺散

生齊

魏書京兆王太興傳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

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齊餘食太興戲之曰齊

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

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食後酒肉俱在上至心

誦經枷鎖自脫魏書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

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

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高

王觀世音見祇洹精舍圖偈魏書趙柔傳隴西王源賀

理衷爲當時雋僧所欽味焉畫坐讀經鵠飛入懷魏書

傳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

曾于門下省一一一有集膝前遂一一緣臂

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覆盆浮圖

魏書于闐傳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

比丘盧旃爲其王造——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跏

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

佛之所**佛衣**魏書疏勒傳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

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于猛火之上**百丈佛圖**魏書

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

氏傳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

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

也**雀離佛圖**魏書乾陀傳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

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也

伊存口授浮屠經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

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

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

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于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于此寺

白馬負經

見經無數形漂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

魏書釋老志浮屠正

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

其間

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

盜姪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待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妄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誠至于五百皆以五戒爲本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姪盜口斷妄雜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跡已盡但修心盡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極度億

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界矣

十善道

見上

三業清淨

見上

三乘

見上

能仁

魏書釋老

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一一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

劫又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于

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

釋迦前有

六佛

見上

賢劫

見上

彌勒繼釋迦

見上

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

上恒星不見

魏書釋老

志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一一一

也真實身權應身

魏書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一一一謂至極之

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惑斯應體常湛然一一一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

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

魏書釋老志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于天竺于今

猶在中土來往並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

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

爲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

論等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

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

見曇柯迦羅宣譯誠律

魏書釋老志後有天竺沙門入洛

律之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

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

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
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
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
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嘗親幸
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
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趙胡靈公

羅

什更定章句

魏書釋老志是時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
于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

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恒
道襍僧肇曇影等與————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
經論十有餘部————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
習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
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
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
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
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于南海師子國隨

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
不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所經
諸國傳記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
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大備于

前爲今沙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見白脚
門所持受

師魏書釋老志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時人莫
測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

稱五十餘年未嘗寢卧或時既行雖履泥——神出五寸志
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

入四行魏書釋老志高祖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
什法師可謂——者也阿禿

師北齊書文宣帝紀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
呼爲——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

手再三指佛性法性止是一理——北齊書杜弼傳奉使詣
天而已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

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元同齊物聞
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
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
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
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
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
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
書庫賜地持經贊北齊書崔暹傳魏梁通和要貴皆
一部帛一百匹贊遺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
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一送至館焉造浮圖掘基得瓦鉢錫杖周
羅光傳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
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
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
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一一一一一丈一一一

各一太祖稱
歎因立寺焉

四果

隋書經籍志由其道者有一等之一
一曰須陀洹二曰斯陀含三曰阿那

舍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生死去來隱顯而
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正

象末

隋書經籍志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一二三等
淳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

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
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

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
世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

千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見黃初中中國人始爲僧
年每

經籍志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
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一一一一依佛戒剃髮

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隋書經籍志初晉元熙中
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

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懺復齋經卷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宏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懺又譯金光明等經時僧人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舍經及四方律毘勒沙門雲摩難提譯增一阿舍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舍經及中阿舍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

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沙門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一一一一一一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

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
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
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
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
佛日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
三教優劣士謙曰

儒也道月也
調懺身心捨諸染著
舊唐書高祖紀釋迦
闡教清淨爲先遠離

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勤修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
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

衣服飲食
淨居
舊唐書高祖紀伽藍之地本法樂
舊唐書裴

咸資四輩
休傳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
寺視事之隙游歷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

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咏
以爲一一與尚書紇干臬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

潔而鄙
孟蘭盆
舊唐書德宗紀秋七月丁丑罷
其太過
內出
不命僧爲內道場
唯擬饒

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

舊唐書李嶠傳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

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

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

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餽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

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

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

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

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正法在心

舊唐書姚崇傳遺令誡子

孫曰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

警策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

不可以

諸相見

舊唐書張廷珪傳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

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也經云若以色見

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

不外就西域廣求異本

舊唐書僧元奘傳僧元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

涉經論嘗謂繙譯者多有說謬故一一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宏福寺繙譯仍勅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名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鴻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繙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

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逐
靜繡譯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
樵汲求道舊唐書僧

神秀傳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峰山東山寺僧宏
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真我師也便往事宏忍專

以——自役
以——其——
衣鉢爲記舊唐書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

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
世相付授達摩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

有爲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
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蔥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

履而
宋雲見於蔥嶺見上斷臂求法舊唐書僧神秀傳達

其左——以——其——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
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

法爲東
山法門
東山法門見上南緣舊唐書僧神秀傳神秀同學
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

行業相持宏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迫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一中有一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北宗南

宗後生顏子

舊唐書僧一行傳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

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蹟甚嗟伏之謂人曰此一行由是大知名

門前水西流

唐舊

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

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
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

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

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歷云後八百歲
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行

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唐書蕭

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
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做諫以爲天竺法割愛

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
罰振殃祈福况佛者

猶嘉歎三塗六道唐書傅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

其言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使蒼生

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

安穩是謂佛理

唐書姚崇傳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

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一烏用姦

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

二千膜唄唐書韓愈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有毒龍

人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一

五百

五代史唐太祖家人傳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一當

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然頂煉臂刺

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

血斷指

宋史徽宗紀大觀四年二月庚午朔禁一

大覺金仙

宋史徽宗

紀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佛改號一餘

爲仙人道士僧爲德士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德士

見上女德見食鱸化爲小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

許壽春人有具齋薦鱸者并

食之臨流而吐化宋史方技傳海客遇風且
爲小鮮羣泳而去操絙引舶沒見僧

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糠禪瓢禪
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金史世

止之家抵罪其傳佛頂金輪會元史世祖紀勅聖安
寺作三禪

會元史世祖紀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爲中
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

各路設三學呪師元史世祖紀命國師諸僧
講佩國公印

元史仁宗紀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三輔
濟以所移文有司勅禁止之劫燒餘灰
黃圖

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曰西方瞿摩帝
域胡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也

釋法顯佛國記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其國豐樂人
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

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及餘所須國主安堵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捷槌食入食堂時威儀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淨人益食三千僧共捷槌食上行像釋法顯佛國記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幙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般遮越師釋法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顯佛國記到竭又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
一殷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
雲集已莊嚴衆僧坐處懸繒幡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
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
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
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
貴重臣騎之并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佛唾壺釋
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佛唾壺
顯佛國記其國中有——
——以石作色似佛鉢人持一印印封守護釋法顯
十六由延使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
以金薄七寶校飭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
豪姓八人————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
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
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璣校飭骨
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

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

柱頭師子乃鳴吼見證

釋法顯佛國記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上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

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大————身作天香

釋法顯佛國記佛以

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

受天食三月故———不同世人即
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
白耳龍作檀越

釋法顯佛國記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

小乘學住處一——與此衆僧———今國內豐熟

雨澤以時無諸災使衆僧得安衆僧感其惠故爲作龍

舍敷置坐處又爲龍設福食供養衆僧日日衆中別差

三人到龍舍中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形作一小蛇兩

耳邊白衆僧識之銅盂盛酪以龍置中從上座至下座

行之似若問訊遍

便化去年年一出**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

減釋法顯佛國記從此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大國出

沙祇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

或斫或拔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得眼**釋法顯佛國

四里有榛名曰———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

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

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
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

使鬼神

累作大石山

釋法顯佛國記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
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

以樂山靜不肯受請王語弟言但受我請當爲汝於城
裏作山王乃具飲食召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請
無坐席各自賁來明日諸大鬼神各持大石來辟方四
五步坐訖即————又於山底以五大方
石作石室可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於石窟前誦首楞嚴

釋法顯佛國記
窟前有四佛坐

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室
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巖間橫擲石傷佛足指處
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峰秀端
嚴是五山中最髙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
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
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住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

見遺跡處所而已即一宿

仙人鹿野苑

釋法顯佛國記今現有僧復順

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

許得一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

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

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

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

道整不歸法顯獨還

釋法顯佛國記

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

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

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

精舍傳其本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歸不異於小小不

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說備悉者得一部抄律可七

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

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

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延經三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

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
此三年學梵語寫律一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

威儀觸事可觀乃遣歎秦上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自

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一一一本心欲

令戒律流通漢登龍門蓮社高賢傳法師慧持至成都

地於是登龍門郭縣居龍淵寺大廣佛事升其

堂者號羣石點頭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

佛法且曰如我所說契足跡長短在人心念經注烏菴

佛心否一皆爲一足跡長短在人心念經注烏菴

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一於此其舍利八

跡一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

斛四斗鄺道元水經注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涅後天

人以新白縹裏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

棺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

在宮北以旃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

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斂——用金作斗量得————諸國王

天龍神王各得少許
乳作五百道俱墜于子口中
元水

鄺道

經注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王
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
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
看見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
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太愁憂小夫人問
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
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
吾樓上則吾能却之王如其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
賊云汝是吾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吾
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
兩手將乳————————賊知是母即放
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

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日放弓仗處後人得知各持
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

半舍利還起二塔

鄺道元水經注阿難從摩竭國向毗
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

追至河上毗舍離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
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
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
分各在一岸二王

天魔化雕鷲

恐阿難

鄺道元水經注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者
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

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一波旬一作

跡手孔悉存故

三女變爲老姥

鄺道元水經注菩薩前
到貝多樹下數吉祥草

曰雕鷲窟也

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
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

擲

鉢水中逆流百步

酈道元水經注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

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佳足尼連河浴竟於河邊噉糜竟一一一一一一鉢投河中迦梨龍王接取在

宮供養

樹名春浮維摩所處

酈道元水經注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干

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一一一一也鉢緣未至酈

道

元水經注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

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一一一一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

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

養時願終日香貧人少華便滿富人多華不滿上並以華不滿則如言

見並以

靜外致稱

鄺道元水經注導源太山朗公谷谷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

尤明氣緯隱於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符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嘗穴居而

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

即此谷也

西制甚妙工在寡

雙鄺道元水經注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黎昌憑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爲之加以

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水寧七級浮圖

東都西域俱爲

莊妙

鄺道元水經注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

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

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

取法代都七級

見榆櫨盛

經

鄺道元水經注穀水入南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

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

寺名此榆櫺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

繩坐疏

班錫鉢間設

鄺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徧駕迴閣承阿林之際則

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

修修釋子眇眇禪棲

見上

遙見寶鐸聲聞十餘里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

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一一已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

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鑠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鑠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四面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彈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和鳴鏗鏘之————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舍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佛境界

金盤炫日光照林表

見

像與菩薩合聲喝

亦未有此

賊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

暉遂捨宅爲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

僧聞像叫聲鳩鵲不入鳥雀不棲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

達摩云得其真相也面恒東立不肯西顧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從末

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

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

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

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絲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

唯有一幡觀其年佛影楊街之洛陽伽藍記道榮傳云號是姚秦時幡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

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者賀
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
杖長丈七以水簫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
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
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塵見一一入
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
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

佛晒衣石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水東

有——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
雨佛僧迦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下東面而坐晒袈
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
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

以清

靜慈悲爲宗

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
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

綱統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其一曰禪攪鉢水
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
李德裕柳

氏舊聞明皇嘗幸東都會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者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儀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於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烟上數飛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足練既而昏霆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去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

八字佛

韓鄂歲華紀麗一一之五

五

香水

見象河

段成式酉陽雜俎大一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

如閭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

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

成

式酉陽雜俎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

往返一日萬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成遠陽久絕音問或傳其

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

一因號焉如意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

力上俱名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

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一殿上花石瑩滑遂激窅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

一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水有檀氣

見垢面不洗洗之輒雨

段成式酉陽雜

徂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屋十餘間
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
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
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
常積火壞幙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
熟而食
陽雜俎——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
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蠶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髮
塔段成式西陽雜俎——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
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
十二月
桐無汗段成式西陽雜俎東廊之南素和尚院
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
多遊此院——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輶脂不可浣昭國東
門鄭相當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
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
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

無汗寶歷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矣素公不出院
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
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
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
僧憍陳如難陀以粉畫壇性左顧蛤像段成式酉陽雜
猾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祖————舊
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
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
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東草師段成式酉陽雜
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僧不言姓名常負束
藁坐卧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
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
無血骨之具衆方知異人遂塑灰掘地至泉不遇蟲蟻
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
段成式酉陽雜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
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

他去及

正塔僧

趙璘因話錄文宗時有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

走皆以

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趙璘因話錄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

爲神

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

謂之

碎金面碁盤

馮贇雲仙雜記蘇尚書年

八十猶參禪大瀉訪之以手拍

眉睫間化佛

馮贇雲仙雜記清涼

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

上屬鬼宿

尚書故實佛教

佛敎衰矣吳先生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蘇鶚杜陽雜編上宗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

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毘毘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

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

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驚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真假又

獻——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理輸籍其地焉
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
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
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
流蘇庵羅簷蔔等樹構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
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
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
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開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
佛爲名其數蛤中二菩薩蘇鶚杜陽雜編上好食——
則不可勝紀蛤中二菩薩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有
擘之不一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
人形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茵茵謂之——遂
置之于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
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按此與酉陽雜俎所載
相似羣卵呼觀音菩薩張讀宣室志唐敬宗皇帝御歷
而異

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

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
除其害于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于
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
今日爲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于物者但言
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于大化而蠹于物
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
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
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鷄卵方燃火于其下忽聞鼎中有
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世——也
聲甚淒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
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帝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
乃如是耶翌日勅尚食吏無以鷄卵爲膳因頒詔郡國
各于精舍塑開山石袁郊甘澤謠懶殘者名明攄天寶
觀音菩薩像開山石初衡岳寺執役僧也刺史祭岳修
道其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
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

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噤至聖刺史奉之如迎真身

康駢劇談錄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至于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

自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絲結爲龍鳳象

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

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身以寶轡昇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厭代容使送于

鳳翔無礙檀施見試經孟啟本事詩太和末敕僧尼西方

達人宋祁筆記余謂佛一一之也其言汪洋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言以爲一真

真立而妄隨又去真捨

妄以無修無證爲極 剝言之癥刮法之痕

宋祁筆記

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

唯釋迦文殊———矣 佛牙生舍利

沈括

夢溪筆談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
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甚異予乃齋
潔取視之其牙忽——如人身之汗颰然湧出莫知
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
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
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
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
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蛤筒

沈括

夢溪筆談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
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

比綢繆鞞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
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

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
略無沾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
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

特爲小龍求夾注維摩經孫升談圃荆公爲江西漕夢

嚴麗

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

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無縫塔

張邦基墨

莊漫錄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

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

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曰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

詩以贈之云升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比七賢
葉

夢

得避暑錄話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一一竺法護
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衡竺法深

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爲配

五家宗派

葉夢得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

臨濟爲仰洞山法眼爲

十六僧來掛塔

周輝清波

雜志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

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

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

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命

灑掃新浴寶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

瑙孟用以食飯一尊者失具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

靈異如此夢求齋上見一葦浮渡范成大吳船錄丙辰發建康

爲達摩——探釵投江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果笠中

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果起奏廁一盪——擲

江中果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

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一之一流矣果展坐具作禮而行戴花和尚王明清

錄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揀花滿頭佯狂縣中自稱言人休咎頗驗伏

蠟曾三異同話錄僧家所謂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

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無差即

爲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結夏解夏見上六根六入王

蠡海集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具十八之數焉

間雲孤鶴何天不可飛

文瑩續湘山野錄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于越拜鏐爲鎮

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
撰表畧曰鑄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
憂臣防奸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
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
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累思
不可因茲而賈禍殆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
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
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
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
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
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
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丘滿堂花
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
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受其
詩遣客吏謝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見
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

一而一一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
 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供

羊心

陶宗儀輟耕錄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
 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答

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喇佛前有
 物爲一因問學士沙刺班曰此何物曰一一上曰曾聞

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刺馬刺
 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刺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

萌反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
 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如黃金

陶宗儀輟耕錄字木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
 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一一道如白壁儒如五

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壁無**梵嫂**陶宗儀
 輟耕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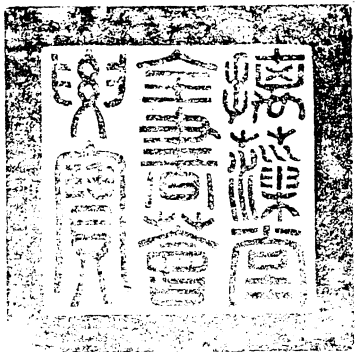
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唐鄭熊番禹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
 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一一刻像

騰空

陶宗儀輟耕錄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

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一旃檀爲一目捷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一步一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嚴

福

膳錄監生

臣繆

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詳校官中書_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十一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釋道部二

釋下

知足即是富樂安隱

四十二章經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

一一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

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

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

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愍

二親最神

人事天地鬼神

不如孝其親

六根六塵六識

般若若經一一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一一者謂色聲

釋

香味觸法也眼見為色塵耳聞為聲塵鼻嗅為香塵舌嘗為味塵身染為觸塵意著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次一一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為眼識從聞為耳識從嗅為鼻識從嘗為舌識從染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為能學六根六塵六識

不善者謂貪瞋癡

般若經謂上中下上品貪者聞欲境名舉

心踴躍深心歡喜不觀欲過非理追求心心相續曾無暫捨唯見妙好不知過患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者離欲境時欲心不起下品貪者但共笑言欲情便歇瞋亦有三上品瞋者憤恚若發心瞋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中品瞋者以瞋恚故雖造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如幻夢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界內心寂靜不見能行及

所行法無二無
別自性離故

師子逐人犬唯逐塊

般若經最勝天王白佛云何菩薩於

無生法而見有生佛告天王當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
何以故性不變故但由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
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故生諸
行依行生識廣說乃至由有故生生即有老老故有死
愁歎苦惱是故脩行為斷無明無明若斷餘下有支展
轉隨滅如身若斷命則隨滅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為求
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生即無有滅譬如
人塊擲師子一一一一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
而死自滅一一一一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
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行深般若善知因緣諸法生滅
一切善法皆是菩提資糧

般若經復次善現白佛何等名為菩薩菩提資糧要具如

是資糧乃能證得菩提佛答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修令圓滿乃能證得一切智智

菩薩魔

般若

經佛告善現棄捨般若經典求學餘經當知是為一
一事何以故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而攀枝葉
諸餘經典終不得佛菩提善現白佛何等餘經佛答若
說二乘相應之法謂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三解脫門
四諦智等於中脩學但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
覺菩提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名餘經猶如枝葉不能
引發一切智智甚深般若能八解脫般若經一者
引智智有大勢用猶如樹根
第一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解脫淨勝解身
作證是第三解脫起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
想入無邊空處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脫起一切空無邊
處入無邊識處定具足住是第五解脫起一切識無邊
處入無少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第六解脫起一切無所
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第七解脫起一切
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
定具足住是第八解脫
六通
般若經一神境通能起
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

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牆壁直過如空凌虛往來猶如飛鳥地中出沒如出沒水身出烟酸如燎高原體注衆流如銷雪嶺日月神德威勢難當以手扶摩光明隱蔽轉身自在二天耳通過人天耳能如實聞十方各如疏迤沙界情非情種種音聲大小悉聞無障無礙三他心通能如實知十方沙界他有情類心心所法謂遍知他貪瞋癡等心離貪瞋癡等心乃至聚心散心小心大心寂靜不寂靜心解脫不解脫心皆如實知四宿住隨念通能如實念十方沙界一切有情一心十心乃至多百千心若一日若二日至多百千年劫如是時處如是名姓死此生彼若廣若畧若自若它諸宿住事皆能隨念五天眼通能如實見十方沙界情非情種類種種色像死時生時妙色麤色善趣惡趣若勝若劣復知隨業受生差別或成就身語意惡行誹毀賢聖邪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惡趣或成就身語意妙行讚美賢聖正見因緣身壞命終當墮善趣六漏盡通

能如實知十方有情若自若他漏盡不盡此通依止金剛喻定斷諸障習方得圓滿得不退轉菩薩地時於一切漏不現前故亦名為盡菩薩得漏盡十八不共法般若通不墮聲聞獨覺之地唯趣無上菩提十八不共法般若經一無有候失二無卒暴音三無忘失念四無不定心五無種種想六無不擇拾七志欲無退八精進無退九憶念無退十般若無退十一解脫無退十二智見無退十三若智若見於過去世無着無礙十四若智若見於現在世無着無礙十五若智若見於未來世無着無礙十六一切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七一切語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八一切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十九一切智而轉此十八法唯佛獨不與二乘共十力般若來應正等覺於是處非處皆如實知是第一力於諸有情三世異熟皆如實知是第二力於諸世界種種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三力世間種種勝解差別皆如實知是第四力於諸有情諸根勝劣皆如實知是第五力於遍

趣行皆如實知是第六力於諸靜慮乃至染靜安立差別皆如實知是第七力見諸有情生死善惡皆如實知

是第八力於諸有情無量劫中諸宿往事皆如實知是第九力於諸漏盡證真解脫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第

一四無所畏

般若經一切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說障道無畏四說苦盡道無畏如是四種天

人外道無能難其過失

三十二相

般若經如來足下有平滿相猶如奩底地雖高下隨足所蹈坦

然等觸是為第一如來足下千輻輪文輞轂衆相無不

圓滿是為第二如來手足並皆柔軟如觀羅綿是為第

三如來兩足一一指間猶如雁王鞞網交絡文同綺畫

是為第四如來手足諸指圓滿纖長可愛是為第五如

來足跟廣長圓滿與趺相稱是為第六如來足趺修高

光滿與跟相稱是為第七如來雙腓漸次纖圓如鹿王

腓是為第八如來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是為第九

如來陰相勢峯藏密其猶龍馬是為第十如來毛孔各

一毛生紺青宛轉是為第十一如來髮毛端皆上摩右
旋宛轉是為第十二如來身皮細薄潤滑垢水不住是
為第十三如來身皮金色晃耀諸寶莊嚴是為第十四
如來兩足兩掌中頸雙肩七處充滿是為第十五如來
肩項圓滿殊妙是第十六如來膊腋悉皆充實是第十
七如來容儀洪滿端直是第十八如來身相脩廣端嚴
是第十九如來體相量等圓滿如諾瞿陀是第二十如
來額臆并身上半威容廣大如師子王是第二十一如來
常光面各一尋是二十二如來齒相四十齊平淨密根
深白逾珂雪是二十三如來四牙鮮白鋒利是二十四
如來常得味中上味是二十五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
覆面輪至耳髮際是二十六如來梵音詞韻和雅隨衆
多少無不等聞是二十七如來眼睫猶若牛王紺青齊
整是二十八如來眼睛紺青鮮白紅環閒飾皎潔分明
是二十九如來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是
第三十如來眉間有白毫相柔軟如綿白逾珂雪是三

十一如來頂上烏瑟膩沙高顯周圓猶如天蓋是三十二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金剛經佛

告須菩提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薩無住相布施

金剛經

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

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

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

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

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須菩提

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

住化城

法華經佛告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眾生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

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譬如五百由旬險惡之處有一

導師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眾人欲過此難至珍寶

處所將人眾中道懈怠白導師言我等疲極前路猶遠

今欲退還導師憫彼舍大珍寶以方便力於險道中

作一告衆人言汝莫退還今此大城可於中止是時
 疲極之衆心大歡喜前入化城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
 此人衆既得止息無復疲憊而滅化城語衆人言寶所
 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如來導師亦復如
 是知諸生死惡道懸遠若諸衆生聞一乘者便作是念
 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怯劣以方便力而
 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生於二地如來即
 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應當籌量
 所得涅槃未真實也但是如來既已成金不重為鑛覺
 方便之力於一佛乘方便說三
 經金剛藏菩薩白佛言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
 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佛答如銷金鑛金非銷
 有
 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此身畢竟
 無體非幻不滅
 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

圖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

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
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

一 一 一 一 一 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

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

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

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善男子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

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一一一一譬如磨

鏡垢盡如標月指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

明現如標月指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

種言說開示菩風輪金輪水輪楞嚴經佛告富樓那如

薩亦復如是風輪金輪水輪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云云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

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如是

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

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

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執持世界因
 空成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保持
 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
 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含十方界火騰水降
 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
 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江山是故
 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是故林
 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
 世界相續不依正覺修三摩地有十種仙楞嚴經——

念存想固形————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
 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
 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
 休息精氣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
 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
 堅固禁咒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

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
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
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主理壽千不可
萬歲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不可
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世界海中 華嚴經 一一一

中央無邊妙華光香水海出一切天帝網分布而住此最
華安住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世界種其最下方最勝
光遍照世界淨眼離垢燈佛此上第二重種種香蓮華

妙莊嚴世界師子光勝照佛此上第三重一切寶莊嚴
普照光世界淨光智勝幢佛乃至第十三重娑婆世界

毗盧遮那佛最上第二十重普賢願海 華嚴行願品普
妙寶焰世界福德相光明佛 賢告諸菩薩及

善財言如來功德假使十方諸佛經不可說佛刹微塵
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脩十

種廣大行願一願常脩禮敬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現不可說身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佛二願常脩稱讚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量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讚諸佛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三願廣修供養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以信解現前知見悉以香雲華雲鬘雲衣雲幢幡雲音樂雲種種妙諸供養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然種種燈油如大海水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如說脩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如前供養比法供養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何以故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四願懺除業障者念自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界極微塵刹一切

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五願隨喜功德者盡虛空遍法界三世諸佛從初發心所修福聚圓滿菩提至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乃至一切菩薩一切二乘有學無學所有功德及十方界六趣四生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六願請轉法輪者盡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剎中佛成正覺我悉殷勤請轉法輪七願請佛住世者盡虛空遍法界諸佛菩薩大善知識二乘聖人將欲入滅我悉勸請莫般涅槃八願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種種修行至成菩提或處菩薩聲聞或處天龍八部種種衆會以圓滿音成熟衆生至般涅槃我皆隨學盡法界虛空界一切如來我亦如是念念隨學九願恒順衆生者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四生六道我皆於彼隨順而轉於失道者示其正路在冥闇者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種種承事供養如敬父母師長若衆生歡喜則諸佛歡喜何以故佛以悲心為體因於衆生而起

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成道應如是解於諸衆生心平等故十願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安樂惡業不成善根成就若因積惡所感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解脫究竟菩提如是所修十願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十願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若諸菩薩於此十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菩提則能成滿一一一復次持誦者滅五無間業福聚無邊善神守護臨命終時親屬財寶一切威勢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前往生極樂如是功德除佛世尊餘無知者莫生餘四波羅蜜是六波羅蜜伴

解脫了義
經觀世音

菩薩白佛言何故六波羅蜜作如是次第說答曰彼上上招引依故菩薩棄捨身財受持淨戒護戒故忍忍已

精進進已能禪禪具足已得出世慧復問何故施設
一一一佛言此等一一一於彼方便波羅蜜

又是三波羅蜜之伴復告觀世音菩薩現法多行煩惱
不能堪任常修習忍受行少福願未來世煩惱微薄能
勤精進是願波羅蜜為精進波羅蜜伴親善知識聽聞
善法希望勝力是力波羅蜜為禪波羅蜜伴於菩薩藏
聞緣修禪堪能開引出世間慧
是智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伴
慧母方便父法妻慈悲

女無垢稱經室中有一天女舍利子言天止此室經今
幾何天女答曰我止此室如舍利子所住解脫天謂

舍利子曰為諸增上慢者說離一切貪瞋癡等以為解

脫若為遠離增上慢者即說一切貪瞋癡等本性解脫

即說偈曰一度菩薩一善一一為一妙一樂為一大一

一為一真實諦法男煩惱為賤隸僕使隨意轉覺分成

親友六度為眷屬四攝為妓女結集正法言以為妙音
樂或現作姪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相招後令修佛智

總持作園苑大法成林樹覺品華莊嚴解脫智慧果八
斛之妙池定水湛然滿神通為象馬大乘持作車遊八

道支路調一子名羅睺羅起世因本經是平等王子孫
御菩提心相承三十三世善思王後乃

證轉輪聖王之位王四天下直至師子頰王凡一百丹

一萬五十六王師子頰生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

名斛飯四名甘露飯淨飯王生二子一名悉達多一名

難陀白飯二子一名帝沙一名難提迦斛飯二子一名

阿尼婁駄一名跋提梨迦甘露飯二子一名阿吹彼水

難陀一名提婆達多且悉達多一名阿吹彼水

聚建立天地起世經云何世間壞已復成謂過去世界

注大洪雨滴如車軸經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

長乃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無量萬億由旬有大

風起名阿那毗羅十一波濤沸涌生大沫聚吹閻

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一一造化一自此始也

浮提樹影現月輪

因本經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大洲
中一一一一高大一一一以此有

影旦天食午法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

毗羅三昧經佛
說食有四種

時時時時時時時佛斷六趣

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

下趣非上食時寄水泥洹經告阿難若有衆生於

故曰非時也。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

亡何況復作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毛端露一滴水持至

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水寄付瞿曇莫令風日曬乾

竭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如來即受

彼寄置恒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海復無遮礙諸鳥翼

等不食盡
世界而天
衣是女
言所清并
大才易
今百津入
無邪大治
之口即
我風
水走

場也界時而來我白言所
角主處下佳餘人不曾下
咸平等口攷詩墨皮人口
是

滴
天
王
大
智
冬
寄
人
中
最
尊
最
勝
聖
女
受

久遠而不虧損此義應知毛端者喻心意識恒河者喻生死流一滴水者喻一發微少善根大海者喻佛如來所寄人者喻彼長者居士等久遠不虧者喻善根不失

若在中者此則上行

阿含經有

尊者名二十耳億晝夜修行精勤不捨於欲漏心不能解脫而白佛言沙門甚難今欲捨服還作白衣持物廣施佛問在家善彈琴不對曰能佛告若弦太急響不齊等音可聽不對曰不也又問若弦稍緩可採聽不又對不也復問不急不緩可採聽不對曰可聽世尊告曰此亦如是極精進者猶如調戲若懈怠者此墮邪見

思惟佛教在閑靜處修行其法如實知之證阿羅漢身

衣隨意禪定法喜為食

阿含經四天王天身長半由旬衣重半兩壽五百歲以人間五

十歲為一日身身相近成陰陽忉利天身長一由旬衣重六銖壽千歲以人間百歲為一日相抱成陰陽阿修

羅身衣等與忉利天同。欲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重三銖。壽二千歲。以人間二百歲為一日。相近成陰陽。梵率天身長四由旬。衣重二銖。壽四千歲。以人間四百歲為一日。執手成陰陽。化樂天身長八由旬。衣重一銖。壽八千歲。以人間八百歲為一日。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身長十六由旬。衣重半銖。壽一萬六千歲。以人間一千六百歲為一日。暫視成陰陽。魔身天壽三萬二千歲。身衣不載。以下皆有嫁娶之法。如人間唯北鬱人無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有婚嫁。梵迦夷三天壽一劫。以上諸天一一無復男女。媼欲以一一一一光音三天壽二劫。火災至此為際。遍淨三天壽三劫。水災至此為際。果實三天壽四劫。風災至此為際。無想天壽五百劫。無造天壽千劫。無熱天壽二千劫。善見天壽三千劫。大善天壽四千劫。色究竟天壽五千劫。空處天壽一萬劫。識處天壽二萬一千劫。不用處天壽四萬二千劫。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齊此為衆生生老病死。

往來所趣界

地肥

阿舍經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
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極為香

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
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長四寸許朝
割暮生食彼米故方分男形女相行不淨行彼便作家
於中懶惰衆生便作是念多取粳米為一日食乃至積
聚漸至七日米隨所割暮不復生因此造作田種立以
標榜於是有一衆生而入他田竊取他稻便相拳鬪衆
生舉一智者三摩多為守田主若可訶者當令彼訶我
曹所得稻穀當以輸送是田主謂之利利種其有捨家
入山求道遠離惡法謂婆羅門種習業自營謂之居士
種習諸伎藝以為生活謂之首陀羅種是四種中有人
思惟世間思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所**地動因緣**
以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地動因緣**
言——有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中
風大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也

阿舍
經佛

有時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姓多地性少
欲自試力則普地動是為二也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
神母胎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菩薩始出母胎
從右脇生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四也菩薩初成無
上正覺地大震動是為五也佛初成道轉無上法輪魔
若魔天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能轉則普地動是
為六也佛教將畢專念不亂欲捨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
七也如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大地震動是為
八半摩勒菓最後檀波羅蜜以閻浮提施與三寶

雜阿
含經

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言
給孤獨長者捨百億千金乃大檀越王亦欲施百億千
金時造八萬四千寶瓶及諸幡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
一切國土乃至大海起塔諮耶舍尊者云欲於一日一
念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一一塔中復
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比丘用三百億

金供養如是計用九十六億千金王後得病以未滿願
即辦珍寶送雞雀寺中諸臣白太子庫藏已竭令典藏
者勿復出與大王用之時王既知索物不得所食金器
盡送寺中太子令斷金器救以銀器王復送寺銅器亦
與至用瓦器時大王只有箇詞——在手悲淚呼
傍臣言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於財寶不得自在惟此
半菓我得自由令送寺中研磨為漿和石榴羹供養衆
僧庶得周遍此是——哀憫我故受納此施
時王復問羣臣誰是閻浮提王臣奏大王是也王曰我
今——此————————隨意用之而說偈曰今此閻
浮提多有珍寶飾施與良福田果報自然得以此施功
德不求天帝釋梵王及人主世界諸妙樂如果等果報
我悉不用受以是施功德疾得成佛道為世所
尊仰成得一切智世間作善友導師最第一
盜香阿
舍經時有比丘患眼師教應顛鉢曇摩華比丘遂至彼
華池側迎風而坐顛之池神語比丘為——賊比丘說

偈不壞亦不奪遠住隨觀香汝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
天神復答偈言不求而自取世間名為賊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是則名世間真實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
彼藕根重負而去比丘為彼天神說偈如今彼士夫斷
截芬陀利拔根重負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遮而言
我盜香天神答偈狂亂奸狡人猶如乳母衣何足加其
言且堪與汝語絮染污不現黑衣墨不污奸狡兇惡人
世間不與語蠅腳汙素帛明者小過現如墨點珂貝雖
小悉皆現常從彼求淨無結離煩惱如髮毛之惡人見
如泰山比丘復說偈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
常為我數數說斯偈天神答偈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
汝何為常隨汝數數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饒益事
比丘聞已專精靜坐唯忍能止諍中阿含經時諸比丘
數共闢諍於是世尊
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說偈曰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
止————是法當尊貴
鳥於髻中生卵智度經
釋迦昔

為螺髻仙人名尚闍梨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兀坐不動一以為木即一一一是菩薩從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動鳥不復來如彼嬰兒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

謂珠生囊甕

雜譬喻經阿難白佛佛生王家坐於樹下念道六年得佛如是易耳佛告阿難昔有

長者大富眾寶備具惟無赤色真珠以為不足即便將人深入大海經歷險阻乃到寶所刺身出血油囊裏之懸著海應珠珞聞香咬而食之乃得出蚌剖蚌出珠待採三年方得一佩還到海邊同伴謀心因行取水推著井中覆之而去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之一佩殊無人知可密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兩兒著珠共戲而相問曰此珠產於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生室甕中父聞笑之婦曰何笑答曰我取此珠勤苦乃爾小兒依而得之不識本末謂生囊甕之中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

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易

尼拘類樹下數萬斛寶

雜譬喻經舍衛城外有清信女佛至舍衛飯著鉢中作禮佛為咒願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乃至生萬生億得見道諦其夫不信問佛何過甚哉施一鉢飯得爾多福復見道諦佛言卿見一高幾許答高四十里歲一斛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何況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稱量夫婦心意開解得須陀洹道

德瓶

雜譬喻經持

戒之人無事

窮四方求乞經十二年奉天不捨祝願富貴人心既至

天即愍之現身問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貴天與一器名

曰一一凡所願者悉從瓶出客問汝貧今何驟富答言

我得天瓶出種種物故如是富客借瓶視其人驕逸執

之不固失手瓶破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

妙好無願不得若毀戒者驕稱體度無極經昔薩婆達
逸自恣瓶破物失亦復如是稱體王普施衆生恣其所
索天恐奪位往而試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
慈潤滂沛福德巍巍懼奪我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鵠趣
王足下恐怖告曰哀哉大王吾命窮矣王曰莫恐吾今
活汝鷹尋後至云鵠此來鵠是吾食願王見還王曰鵠
來逃命終始無違苟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願得鵠
不用餘肉王曰以何等物令汝置鵠歡喜而去鷹曰若
王慈惠憫衆生者割王肥肉而以易鵠吾當欣受王乃
大喜自割髀肉對鵠稱之令與鵠等鵠之愈重割身肉
盡故未能敵瘡痛無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
一令與鵠等吾奉佛戒濟衆危厄雖有衆惱由如微風
焉能動太山耶鷹復本身稽首問曰大王何志苦惱若
茲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衆生沒於盲冥
誓願求佛救度彼衆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奪吾位是
以相試王曰使吾身瘡瘻復如舊志常布施天藥傳之

瘡痍頓愈稽首遶

求福無有厭足

增一阿含經阿那律尊者以凡常之法而

縫衣裳便作是念得道阿羅漢誰與我貫鉢世尊至而告曰汝持鉢來吾為汝貫阿那律日向所稱說者謂世

間欲求福者與吾貫鉢世尊告曰世間之人無復過我

以土為麴奉上世

尊

阿育王經佛在世時入王舍城乞食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為戲擁以為城舍宅倉庫一一

一者一著於倉中見佛相好德勝歡喜相倉中土名為麴者一一一一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施供養

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

舌覆面

普曜經諸婆羅門因共立制若

與佛食共佛語者罰金錢五百時佛入城乞食人皆閉門空鉢而出有一使女以破瓦器盛臭糞澱出門棄之見佛空鉢信心清淨欲興供養無由如願云此弊食須者可取佛知彼意即受其施而說女人施食十五劫中

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身出家學道成
辟支佛婆羅門云佛為食故妄語如此不堪臭食果報
爾重佛即出——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
有此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如此舌者必不妄言禮佛
悔過佛為說法得初道果即大聲告眾曰甘露
門開如何不出諸婆羅門迎佛供養皆得淨信
投身虎
前金光明經曩世有王摩訶羅陀生三太子長子名曰
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曰摩訶提婆小子名曰摩訶薩
埵出遊林野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周匝圍繞
饑餓欲絕第一王子怪其饑逼必還噉子第三王子問
言此虎所食何物第一王子報言此虎食新肉血第三
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子言此虎饑困餘命無
幾不容餘處為其求食設餘求者命必不濟誰能為此
不惜身命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
無利益復觀是身如水上沫多諸蟲戶不淨可惡我今
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法身慮兄遮難同還中路薩埵潛

身復至虎所作是誓言我今為利一切衆生求於菩提
捨難捨故卧餓虎前虎無能為求刀不及即以乾竹刺
頸出血於高山上——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是虎
即紙王子身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二兄見地大動疑
弟捨身共復虎前果見如此佛言爾時薩埵今我身是
大王羅陀今頭檀是王妃夫人今摩耶是第一王子今
彌勒是第二王子今調達是虎瞿夷是虎
七子者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坐花上已樂

着彼花取彼香味

有實積經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
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於

此世移至彼世猶如蜜蜂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
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

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
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回不已
四無礙辯積寶

經一義無礙者於諸色義無罣礙故云何色義謂第一
義云何第一義謂色不可得故成就如是第一義智名

義無礙二法無礙者於諸色法如實觀察如實了知三
詞無礙者謂於諸色以無礙智善巧言詞種種分別四
說無礙者謂於諸色隨衆生機開示演說
而於法界不作二相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理不可說是

名為義

寶積經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於四依趣
善能具足所謂依趣於義不依趣文依趣於智

不依趣識依趣於了義經不依趣不了義經依趣於法
不依趣數取趣者云何名為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言文
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
至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諸離一切
言音文字
識謂善巧了知諸有言教數取趣義是名為識此不應
依諸有言教如法性義即是於智此應依趣云何不依
趣不了義經依趣了義經若諸經中說世俗諦名不了
義說勝義諦名為了義乃至經中所說厭背生死欣樂
涅槃名不了義若有宣說生死涅槃二無差別是名了

義云何依趣於法不依趣數取者若有依止數取之見
諸所緣關如是之相名數取者如來依世俗諦為衆生
說若有衆生於此言教起於執著如是等類不應依趣
何以故如來欲令於彼正依趣故說如是法汝等依趣
諸法實性無宜依趣彼數取者何等是為諸法實性謂
無有變異無有增減無作無不作不住無根本如是之
相是名五百銀錢雇五莖花

過現因果經至普光佛出
興於世爾時善慧仙人因

與五百外道論議破其異見時五百人求為弟子各以
銀錢一枚上之善慧聞佛出興令燈照王迎請供養擊
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買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
懊惱欲訪花所忽遇瞿夷持花七莖畏王制令藏著瓶
中善慧至誠感花踊上追呼就買此女答言當送內宮
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告言—————
瞿夷問曰欲花何用善慧答言欲言獻佛瞿夷又問獻佛
何為善慧答曰為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衆生瞿夷念

言令此男子乃爾志誠不惜錢寶即語之曰我今當以此花相與願我生生常為君妻善慧答言吾修梵行求無為道不得相許生死之緣瞿夷即言不從吾願花不可得善慧又曰汝若決定不與我花當從汝願我好布施不逆人意若使有來從我求乞頭目髓腦及與妻子汝莫生礙壞吾施心瞿夷答曰敬從來命令我女弱不能得前併寄二花以獻於佛使吾生生不失此願好醜不離必置心中令佛知之時燈照王領諸官庶持妙香花種種供具出城迎佛王臣禮敬散獻名花花悉墮地善慧見諸人眾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欲滿種智度眾生故即散五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莖亦止於空爾時王民龍天八部見此奇特歎未曾有於是普光如來讚曰善哉汝以是行過僧祇劫當得成佛號曰釋迦牟尼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濁濕善慧即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以為難必

如吾也是時善慧投佛出家白言世尊我昨得此五種
奇夢一者夢臥大海二者夢枕須彌三者夢諸衆生入
我身內四者夢手執日五者夢手執月唯願世尊為我
解說普光答言夢臥海者汝在生死大海之中夢枕須
彌者出於生死夢諸衆生入身內者為彼作歸依處夢
執日者智光普照夢執月者清涼度生令離熱惱此夢
因緣是汝將來成佛之相善慧聞已不勝踴躍後至普
光如來入滅善慧比丘護持正法滿二萬歲度生莫計
命終上生為四天王化諸天衆盡彼天壽下生人間為
轉輪王王四天下七寶具足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
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千
子具足悉皆勇健能伏怨敵十善化民於此壽終上生
忉利為彼天主壽終下生復為輪王又昇梵天上作天
帝下為聖主各三十六反終而復始其間或為仙人或
為外道六師或為婆羅門或五夢上見五衰相因果經天
為小王如是變現不可稱數

受塵垢有大光明心常歡悅無不適意之事猶為欲火
所然福盡之時一一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
者身上光滅四者液下汗
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

三因三緣能感後有

本事經
佛告苾

芻當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云何為三所謂無明未斷

故愛未棄故業未息故由是因緣能感後有所以者何

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灌溉無明無智無了無見之

所覆蔽識便安住欲有色有無色有處欲最為下色為

其中無色為妙由欲界業感異熟果正現在前故可施

設此欲為有當於爾時業為良田識為種子愛為灌溉

識便安住下欲有處若色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磨

無色界感異熟果亦復如是

經一一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

一一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槃一一

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

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

一毛孔出無數華雲供一

切佛

三昧海經佛告阿難若禮一佛當作是念諸佛心
智無有限礙我今禮一佛即禮一切佛若思惟一

佛即見一切佛見一一佛前有一行者接足作禮皆是
己身若以一華供養佛時即當作想身諸毛孔令一一

一運想擬意一一一一一一一佛上化成華
臺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等亦復如是

當發是願願此華香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化佛并菩
薩無數聲聞衆受此香華雲以為光明臺廣於無邊界

無量作佛事禮佛若坐禪起是供養心常當發是願
蓋幢幡音樂偈頌亦作是願我今設此少分供具願此

供具遍供十方一切諸佛諸佛受之於幢幡
中化光明雲於伎樂中偈頌之中演好法音文殊乃佛

道中父母

普超三昧經佛言我今得佛皆文殊之思本
是我師過去無央數佛皆其弟子當來者亦

是思力所致一一一一一也爾時衆念文殊既
在佛前何不成佛耶佛言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

未取淨五眼

五眼度世品經佛言隨時開化入於五道而一一一肉眼處於世間現四大身因

此開化度脫衆生二天眼諸天在上及在世間未識至道示以三乘三慧眼其不能解智度無極皆開化之使入大慧四法眼其在徧局不能恢泰悉開化之解法身一無去來今平等三世五佛眼其迷惑者不識正真陰蓋所覆譬如睡眠示以四等四恩之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進退隨宜不失一切令發正真道化身應身法身

三身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切如來有三種身一一一一一如是三

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為諸衆生脩種種法得自在力隨衆生意隨衆生界現種種身是名化身云何應身謂諸如來為諸菩薩說於真諦令其解了生死涅槃是一味故為除身見衆生怖畏歡喜故為無邊佛法而作本故如實相應如如如智本願力故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項背圓光是名應

身云何法身為除煩惱等障為具諸善法故唯有如如
如如智是名法身有二種身是假名有後第三身是真
實有為前二身而作根本何以故離法如如離無分別
智一切諸佛無有別法復次諸佛利益自他自利益者
是法如如利益他者是如如智復次法身三昧智慧過
一切相不着於相不可分別非斷非常是名中道雖有
分別體無分別雖有三數而無三體不增不減猶如夢
幻亦無所執亦無能執法體如如譬如有人願欲得金
既而礦已銷鍊成金隨意回轉

五分香瓔珞其身

瓔珞經五

作諸鏤釧雖有諸用金性不改
分法身以識徃別戒香攝身定香攝意慧香攝亂
解脫攝倒見知見攝無明是

八勝

處

法集經一一者有色見色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
名初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好醜知彼色中得自

在見是名第二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無量若好若
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三勝處內身有色相見

外色少若好若醜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四勝處
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青譬如優摩歌華青色青光知彼
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五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黃
譬如伽尼歌羅華黃色黃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
第六勝處內身有色相見外色赤譬如勝頭視婆華赤
色赤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七勝處內身有色
相見外色白譬如優沙私多羅華白色白
光知彼色中得自在見是名第八勝處
三明 法集經 一天眼
智明者謂聲聞辟支菩薩諸佛於天勝妙得彼天眼是
名天眼智明二宿命智明者佛於三世境界無有不知
不同二乘是名宿命智明三漏盡智明者證見道時遠
離四漏及煩惱習氣所謂欲漏有漏見漏無明漏不同
二乘所證是如來具足十種名號 菩薩善戒經 所謂如
名漏盡智明如來具足十種名號
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無虛妄故為如來良福田故名為應供

知法界故名正徧知具三明故名明行足不來還故名
為善逝知二世間故是名世解能調伏衆生身心惡故
名調御丈夫能為衆生作眼目故為天人師知善法聚
不善法聚非善非不善法聚是名為佛一土之中無二
佛故名**放下中間底**梵志黑氏經佛說梵志得四禪定
為世尊

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說法爭奈七日後
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

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
云放下着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

花佛復云放下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五濁**
下什麼佛云一一一一志頓悟無生法忍免業

惡世文殊所問經云何一一一謂劫濁衆生濁命濁
煩惱濁見濁云何劫濁三災起時更相殺害饑饉

疾病云何衆生濁惡衆生善衆生勝劣衆生云何命濁
十歲衆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

多貪多瞋多癡云何見濁邪見戒取見取常見
斷見有無見我見衆生見如是五濁如來悉無如是五

濁如來悉無^{上見}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

未曾有
經祇陀

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畏脫得罪今欲捨戒受十善法佛言汝飲酒時有何惡耶答曰國中豪族雖時時相率賫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得酒念戒不行惡也佛言—————**毬打**雜寶藏經昔有比丘年老昏塞見少比丘說四果法心生羨尚語少比丘願以四果見受於我諸少比丘嗤而語之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歡喜即辦餽饍待之既已諸少比丘弄老比丘語曰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丘歡喜如語諸少比丘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彌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雖得須彌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諸少比

持鉢遇媼女咒術因共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欲漏汝有心耶曰我無心也佛云

有漏無明漏

涅槃經——者一切內惡覺觀因於外緣
名之為欲是名欲漏——者色無色界內

諸惡法外諸因緣是名有漏——者不生滅滅已寂
能了知我及我所不別內外名無明漏

滅為樂

涅槃經過去佛日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脩
菩薩行遍求經典不聞名字雪山坐禪精脩苦

行釋提桓因變作羅刹形甚可畏唱過去佛所說半偈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已便住是苦行者聞此半偈心
生歡喜四顧無人唯見羅刹而作是語適所聞偈啟悟
吾心羅刹說耶或非說耶他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
日饑渴所迫心亂謬語非吾本心之所知也我復語之
汝所說者義猶未備若能為吾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為
汝弟子羅刹答曰汝但念法不念我饑實不能說我即
問言所食何物答所食者惟人暖肉及所飲者惟人熱
血我語但為全舉是偈當以身施羅刹答言誰當信汝
為八字故棄所愛身我即答言捨不堅身得金剛身諸
佛菩薩能證是事羅刹即說——語汝
已聞具足偈義當施我身時我踊躍若石若樹處處寫

已即上高木自投而下羅刹復還帝釋之身接我
至地以是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就菩提

衆盲

言象

涅槃經一切衆生不退佛性名之為有決定得故
譬如王者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一

一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為何類其觸牙者即一形
如蘆葦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
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臼其觸脊者言象
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甕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
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衆相悉非象者離
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徧知也臣喻此
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衆生是諸衆生聞佛說已
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
獲得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
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
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是非即六法不離
六法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

我衆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
如牆壁草木合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舍

楊葉止

啼涅槃經何為嬰兒行如彼嬰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
樹黃一而語之言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

生真金想便一不一然此楊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
造衆惡如來為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受五欲樂衆生
聞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為惡勤作三十三天善業實
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樂我淨若有
衆生厭生死時如來為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
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
有真不真有脩慧燈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室舍無其
不脩有得不得慧燈戶牖經百千年無其人物是室冥
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明迦葉於意云何如是
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答言
不也世尊彼黑暗無力燈光若生決定須去佛言迦葉
彼業煩惱亦復如是經百千劫住彼識中或彼行人於

一晝夜正觀相應生彼——迦葉如是
聖者慧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
光暗皆空無得

無捨

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燈光能破一切黑暗而彼

來亦非來迦葉復次燈光又亦非我能破黑暗若非黑
暗何顯燈光迦葉燈——黑——本無自性此二——

——迦葉是故智慧亦復如是有智若生無智即捨而
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既非去來亦

非來迦葉復次有智若生無智即捨非彼有智能壞無
智無智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

皆空無過一木患

木患經波瑠珞王白佛我國中災患
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要法

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患子一百一
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

磨僧伽名乃——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若
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

亂無諸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
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
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患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
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
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
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
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舍果漸次習行
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
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光音天
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衆喜奉行光音天
人釋迦譜劫初天地大水彌滿風吹漸減次第結沫化
為天宮乃至山嶽平陸成洲深堰成海從上至下依
舊建立一一乃飛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在地味
香甘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
夜因貪食故地味遂滅復生婆羅波羅滅故復生粳米
長四寸半朝割暮生因食米故方分男形女相後貪積

聚割不復生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
者三摩多為平等王賞善罰惡眾共給之
火光三昧

龍投佛鉢

釋迦譜佛告諸比丘眾宜各遊方度諸眾生
我今獨往摩竭提國彼國優樓頻螺迦葉兄

弟學於仙道王臣歸信佛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
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火龍其性暴惡恐相害爾佛
言但借龍惡不妨迦葉答言宜自隨意佛入室中結跏
趺坐惡龍吐火發燄衝天石室洄鎔世尊即入一一
一一反遭火藏身無地輒一一迦葉師徒以謂佛遭
毒龍所害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為彼外火之
焚君所事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未曾有也復言雖則
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眾第
三夜帝釋眾第四夜大梵眾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
問佛夜夜光現汝事火耶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
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
晨朝燒火不然怪其所以即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

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
次早劈薪斧莫能舉次斧既舉又莫能下皆至佛所乃
舉乃下迦葉請佛歸家供養佛言先去我隨後往迦葉
既去佛趣閻浮提洲取菓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即
便問言從何道來佛以菓示而語之曰過數萬踰闍那
取此菓來汝可噉之然後如是三請佛亦三往餘三天
下取彼所產之菓皆於先到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
各各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
葉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起大我慢於是迦葉自知
非真心怖毛豎見佛種種神變殊勝即與五百弟子投
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是故迦葉二弟
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
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必不祥也同奔
兄所見兄與其眷屬削髮被緇愕然咨兄既大羅漢聰
慧過人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捨此道還從人學迦葉
答言然我所學非究竟法惟佛所說能盡生死既遇此

等大聖之尊而不師彼則是無眼二弟啟言
我等亦願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

香臭並兼

盛者先顯

宗鏡錄賢護童真問佛識捨此身隨善惡業
遷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

谷入占蔔林其風便香經於糞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
俱至則風一一一一一一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

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五陰宗鏡錄一一者謂
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歷歷

分明即是識陰領納在心即是受陰心緣此理即是想
陰行用此理即是行陰汙穢真性即是色陰此五陰者

舉體即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此一念八種識
中無有主宰即人空慧見如幻化即法空慧

宗鏡錄有一一一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七末那識八阿
賴耶識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此八識具三能變一

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
量故三了境即前六識了境故解深密經頌云阿陀

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此第八識能發起前六轉識故第八識謂前世中以善不善業為因招感今生第八異熟心是果問此識周徧凡聖境通為當離此別有真性為復即是答非一非異得此識名不合而合成其藏義此阿賴耶識即是真心不守自性隨染淨緣不合而合能含藏一切真俗境界故名藏識如明鏡不與影像合而舍影像此約有和合義邊若不和合義者即體常不變故號真如因合不合分其二義本一真心湛然不動若有不信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別求真如理者如離像覓鏡即是惡慧以未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義而生二執起信論云以四種法熏習義一淨謂真如二染謂無明三妄心謂業識四體一是真名二是假與一心法性為是妄塵為六塵

一為是二若是一不分染淨二名若是二云何教中說無明即法性答——————名因情立真以智

明情智自分真原不動不可定同不
壞世諦故不可定異不失真諦故
自性不歸無所歸

處宗鏡錄教中道自歸依佛等終不云歸依於他故云

一心起既背自原馳散六塵令舉命根總攝六塵還歸
其本一心之原故曰歸命一心即具三寶又云一體三
寶者只是一心心性自能覺照即佛寶心體本自性體
名法寶心體無二即僧寶又云聚大師問可大師曰但
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何者是佛云何為法答
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福從心

生不在田

宗鏡錄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回施
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

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
弗者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為第一不如
佛施狗惡田得福極多以是故知大
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

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
 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為內主田是外事菩薩本
 緣經偈云若行惠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
 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
 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
 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爾六度萬行亦然立教
 皆為對機宗鏡錄故知一一一一一機宜不同教分
 見是實色不說性空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
 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
 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虛相無體是故色即空而
 常泯空即色而常存要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
 空乃是真空舉體互融無有障礙如水入波頓教一色
 法無非真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無別法而
 可顯說水波雙絕圓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
 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

以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古

水波雙絕上九結

毗婆沙論

者愛結恚結慢結無明結

十纏

毗婆沙論一者忿纏

見結取結疑結嫉結慳結

十使

華嚴論一者一貪二瞋三癡四

戒禁取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

辯正論

十邪見
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

五色光燄照瓶之上

三寶錄沙門康僧會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其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驗僧會

答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身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請期七日會

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斯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精持齋戒銅瓶盛水燒香禮請七日寂然求申二七亦

復無應權曰欺誑將欲加罪更請三七權又聽之會謂
伴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
等無感何待王憲當誓死為期三七日暮猶無所覩莫
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鏘然有聲會即往視果獲
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
瓶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
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
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於鐵砧之上使有力者
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
權甚嗟服即為建塔大法復興
蛤生忉利羅池中有一
兒聞佛說法即從池出入草根下是時一牧牛人見
衆圍繞聽佛說法前詣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刺
蛤頭蛤即命終
故生此天宮觀見因於聽法得此果報時蛤天人即乘
宮殿往至佛所禮謝佛
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皮紙骨筆

智度論釋迦文佛為
菩薩時名曰樂法時

世無佛不聞法語四方勤求了不能得爾時有魔變作
婆羅門語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一為一以一為一
以血為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念言喪身無數不
得是利即自剝皮曝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佛知
至心即從下方涌出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智度論
為說深法得無生忍

一念中能行六波羅蜜多

智度論

住大善道中布施謂布施時如法捨財是檀波羅蜜安
魔等來不能動心是羼提波羅蜜布施不息是精進波

羅蜜攝心不散無疑無悔是禪波羅蜜與者受者乃至

財物俱不可得檀為大將妙果

智度論出世間檀清淨不雜諸垢智慧和合是

聖人所稱譽世間檀不清淨雜諸結使顛倒心著是聖
人所不稱譽問曰云何名檀答曰布施心相應善思是

名為檀又云有信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
法能破慳貪是名為檀檀有種種利益檀為寶藏常隨

逐人檀為破苦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
府攝諸善人檀為安隱臨終不怖檀為集樂能破苦賊
道聖賢所由富貴安樂之林藪得道涅槃之津梁若清

水珠入水即淨

智度論若唯有心而無心法者不應有垢有淨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

混濁如是煩惱入故能令心濁諸慈悲等善法入心令心清

淨以是故不得言煩惱慈悲等法即是心

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要

智藏禪師因張拙秀才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
佛是有是無師皆曰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什麼人
來張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曰先輩有甚血
屬曰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云百丈
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張俛首而已那箇是不精底
要

盤山寶積禪師因行市肆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
精底割一觔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

師於言抵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統要唐州紫王
下有省

于頔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
云于頔這漢問汝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師云————

也于聞已受信貴要天下太平統要世尊纔下生乃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
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瑯瑯覺

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統要
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又一日陞座文殊白椎云————
真珠統要一日示隨
色摩尼珠問五

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
袖却擡手云此珠何色王答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

歎云汝何迷倒之甚吾將此珠示之便說青黃赤海有白吾將一一示之便總不知時五天王言下悟道

八味曾有

五分律佛告阿難一一一一一一大海漸深

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真珠等寶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

一鹹味是為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漸漸制漸漸教漸

漸學我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黜不宿容

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出家多

得無餘涅槃而無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

八聖道分有諸大人四果等衆住正法中若有入者同

一解人中

中有卵生濕生化生

云何答曰所謂衆生入於

卵中卵所纏卵所裹啄破而生如雁鴛鴦孔雀鸚鵡鵠

鵠千秋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胎生云何答謂衆生

入胎網中胎裂而生如象馬猪羊驢驢駱駝水牛野鹿

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曰濕生云何答謂衆生因竹葦

孔腐樹孔臭肉穢食園廁泥糞熱氣蒸鬱相近相逼相
因而生如蜚蠊蚊蟲蛾蜀蟲蟻或金翅鳥或龍或人問
曰化生云何答謂衆生或就一切根具足身肢節一時
而生如一切地獄一切餓鬼一切中陰一切天金翅鳥
或龍或人問曰四生界有幾生答曰欲界一切四生可
得色無色界唯一一切化生問曰此四生趣有幾生答曰
地獄餓鬼天唯一化生且餓鬼亦胎生畜生及人一切
四生可得問曰云何知一一一一一答曰閻浮利地多
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鵝鳥形儀極妙隨意所化一失
一在在者共臥一室彼會合時遂生二卵產二童子後
大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披羅尊者二名復鉢尸披
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一一一答曰頂生王尊者遮
羅尊者問曰云何知人中
黑半白半
立世論若日隨月
後行日光翳月漸

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一一一若日在月前行
日日開淨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一一一

久捨冤親心

莊嚴經論尸利龜多因設火坑并毒食害佛不得悔過號泣世尊告言汝勿憂怖即

說偈言起我我無瞋
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

金山被瞋

恚泥封虛空被愚癡雲蔽

大乘法界論衆生法身既與功德相應何故無有如來德

用應知此如蓮華未開諸惡見葉共色裹故亦如

為頌曰如蓮金等未開顯佛體客塵翳亦磨磚作鏡燈

然時功德不自益反此則能為大利
錄南嶽讓禪師見馬祖坐禪次師欲接之故將片磚於

祖庵前石上磨之復磨祖曰作什麼師曰
日磨磚豈得成鏡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

祖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

車即是祖無對師又問汝學生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
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舍汝

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違其理

裴休在甚麼處

傳燈錄裴相國名休入寺燒香因觀

壁畫乃問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裴曰此間有禪人不曰有一運師後住黃蘗請相見曰休有一問請

下一語師曰請相公問裴舉前話師震聲曰

既無舍利

裴應諾師曰一一裴當下知音

再燒兩尊

傳燈錄丹霞禪師宿慧林寺大寒乃取木佛焚之院主訶責師曰我燒取舍利主曰木頭

何有師曰

一一後院主眉鬚墮落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傳燈錄初祖迦

葉尊者於靈山會上百萬衆前因

一一獨一一破

顏一一世尊云吾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於汝汝可

流布無令斷絕仍授金縷僧伽梨衣入

倒却門前刹竿

難足山侯當來佛慈氏下生傳付也

著傳燈錄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師兄世尊傳金襴袈

非性十七

傳燈錄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得優波毼多為給侍因問毼多汝年幾

耶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即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毼多曰

我身十七

度人籌

傳燈錄四祖優波毼多尊者尊者每以一置於石室其室

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中

尊者入滅以籌焚之舍利建塔心不生滅即是常道

傳燈

錄五祖提多迦尊者因求出家毼多問曰汝身出家心

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毼多曰不為身心復誰

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

諸佛

亦非

傳燈錄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謁脇尊者問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徃脇曰汝何處徃師曰我心非

止脇曰汝不定耶師曰諸佛亦然脇曰

鋸義木義

傳燈

汝非諸佛師曰一一一脇印可度之

二祖馬鳴大士見富那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曰
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富曰既
不識佛馬知不是馬曰此是——富曰彼是——富復
問曰鋸義者何馬曰與師平出馬又問曰木義者何富
曰汝被我解鉢水針投傳燈錄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馬乃豁悟鉢水針投因謁龍樹知是智人令侍者以
滿——置於座前提婆覩之乃答無者誰傳燈錄十九
以——契於龍樹即為法嗣祖鳩摩羅多
尊者因伽邪行化至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伽邪曰
————鳩摩聞語知是異人開關延入以續祖燈

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

尊者遇鳩摩入國問曰

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
而我隣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
幸而我而辜鳩摩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
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

隨縱經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門可與諸佛同矣

夜多夙慧頓發

闇

不起無相

傳燈錄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乃南天竺國香至王第

三子因般若多羅尊者受父王供施無價珠乃問諸王子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般若多羅嘆

其辯慧復問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
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
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而般若
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宜名菩提達磨師乃告
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般若多羅答曰待吾
滅後當往震旦直接上根不可勝數時有一師名佛大
勝分為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
五無德宗六寂靜宗徒衆甚盛磨乃嘆曰彼之一師已
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徧徃
論議六衆咸歸由是聲馳五印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
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師遣無相宗中首領波羅提諫之
王怒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性在何處答
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
作用吾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吾有
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
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即說偈

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議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即大王叔達磨是也遽詔磨至王聞規誠涕泣而謝王後疾作醫治弗瘳復詔叔磨為王懺悔厥疾有間磨念震旦緣熟具舟凡三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也廣州表聞武帝詔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渡江寓於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有僧神光晨夕參承莫聞誨勵光自惟昔人求道尚喪命亡軀我又何人立雪過膝師憫而問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

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師曰諸佛妙道曠劫精
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
真乘光即取刀斷臂師知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
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
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
我與汝安心竟自爾縊白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天竺乃
命門人盍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曰不執文字不離文
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如慶喜見阿閼
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
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
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而告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
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今付汝并授袈裟
以為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
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

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廓然無聖上見與至具奏帝令啟壙只見空棺隻履存焉

汝安心竟

見上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見上

本來無一物

何假拂塵埃

傳燈錄三十三祖慧能大師仕宦之後家貧賣薪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得於何

人客曰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乃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可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闕文字人皆異之謁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衆曰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衆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

深師密令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祖見此偈乃潛召師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大遂有三乘頓漸以為教門後以正法眼藏付於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迨及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曰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邁眾知共逐至大庾嶺惠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曰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曰吾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竦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問心要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

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

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言下悟

禮謝還闕 旛動風動

見

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見佛來

亦不著無汝止泊處

傳燈錄潤州鶴林元素禪師有僧扣門師問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

但是僧 什麼不著師曰 曰佛來為

拈起布毛吹之

傳燈錄杭州烏

窠道林禪師侍者會通忽一日辭去師問何往對曰諸方學佛法去師曰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

尚佛法師於身上

通乃領悟

以目開合示之

傳燈錄嵩嶽慧安國師有坦然

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密作用

師然言下知歸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

傳燈錄嵩嶽元珪禪師一

日有異人峩冠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

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

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

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

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任他非佛非心

我祇即佛即心

傳燈錄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言下契直入大梅

山住二十年祖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云馬祖近日佛

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去

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上見饑來喫飯困來即眠

傳燈錄源

梅子熟也

梅子熟上見饑來喫飯困來即眠

律師問和

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

一一一一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按師大珠海慧禪

師不昧因果

傳燈錄師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而白云某甲曾住

此山因學人問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

狐身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
老人言下省悟作禮云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

亡僧例師次領衆云送亡僧衆皆罔測直詣後巖以杖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

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
師云近前來與你道藥近前與師一掌師笑云將為胡

鬚赤更有赤鬚胡按

打地

錄忻州
問唯以

地和尚

凡學
示之

一日被僧藏却棒
然後問但張其口

一曰

吸盡

西江

水即

同汝若

道
燈傳

一日被僧藏却棒
然後問但張其口

待汝

一曰

吸盡

西江

水即

同汝若

道
燈傳

錄襄州居士龐蘊字道元世儒為業少悟塵勞家珍數萬沉棄洞庭有女靈照常隨製竹流籬令鬻之以供朝

夕謁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居士言下頓領元要會有

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藥頭共說無生話一日因丹霞相訪見女靈照問曰居士在否靈照放下籃

子歛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
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
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
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
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

無見誰在井中

傳燈錄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

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仰山後問耽源
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癡漢——————仰山再問

山如何出得井中人為山乃呼慧寂寂應諾為山
日出也仰山曰我在耽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

牧牛

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曰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丈
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
師曰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人執杖視之不令犯
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瀉山三

十來年喫瀉山飯。局瀉山尿不學。為山禪。只看一頭水。
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
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露地白牛。見
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去也。按丈百丈。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聞遂徑往彼。請問值師。泥壁

次便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疎
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

丈疎。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因緣。來和
尚。何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囑云。後有獨眼龍

為汝點破。在疎後。到明招舉前話。招云。大瀉可謂頭正
尾正。祇是不遇知音。疎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

使為山笑。轉新疎。忽有省。乃云。為趣向即乖。傳燈錄。趙
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遙禮悔過。州從諗禪。

師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云。

一一。師云。不擬。又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

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庭前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頓悟元旨按泉南泉

栢樹子

傳燈錄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會到師亦云喫茶去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一一一一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

庭前栢樹子按

忍辱仙人

法苑珠林賢劫中有王名歌利與內宮眷林間娛樂王倦

少憇諸女因尋花果遙見

一一一一在彼林中端然靜

坐便馳趣之皆集其所頂禮而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

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

近之諸妙皆應厭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仗劍求覓見

彼圍繞仙人而坐王大瞋怒問之誰耶何誘諸女答曰

我是仙人修忍辱道王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修於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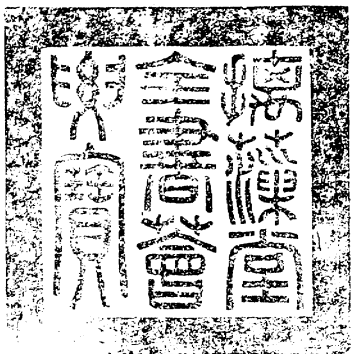
辱我今試之汝得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

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語汝是未離欲人何觀諸

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令可伸一臂試能忍不仙人
便伸以劍斬之再問何人荅言我是脩忍辱人復令再
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荅如是斬兩足及兩耳
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
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
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我未來世得菩
提時不待汝請最初度脫當知忍辱仙人者即今釋迦
是歌利王者即今憍陳那是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騰錄監生臣秦長馨